

五律·怀念父亲

□春草

耕读嗚似昨,念父泪如河。

往悔犹言耳,痴儿未几做。

荧灯习楮墨,晓起月未落。

萍勉当持久,扶犁可收割。

初夏,随着“哇哇”的一声啼哭,重8斤的儿子出世了。那一刻,初为人父的我,欣喜若狂。

转头,我寻找父亲,恭喜他当爷爷了。终于在医院楼顶一角找到了他。他蹲在那里,喜泪纵横。那一刻,我发现他真的老了,像个慈爱的小老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与父亲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一直持续很多年。

父亲七岁那年,爷爷因病去世,他的吃苦生涯从此开启。由于奶奶是小脚,典型的“三寸金莲”,干不了农活,家庭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父亲稚嫩的肩头。为此,父亲仅读完小学,就辍学务农。

经历了这一番坎坷,自打我出生后,父亲就对我寄予厚望,目标只有一个:让孩子读好书,少受罪。

为此,他承包了更多的田地,拼命干活,为我攒足今后的学费。可是,我并不如他所愿,在读书上不起劲。自打上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靠后。有一次考试很“意外”,我的分数忽然提高了不少,一下子重燃了父亲的希望之火。他逢人就夸我,骄傲至极。

直到班主任上门家访,真相才得以暴露,得知我作弊,父亲操起一条扁担,围着村子拼命追了我好几圈。过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蹶不振,见人矮三分。

矛盾的导火索,终于在那个夏日点燃。

那日中午,在父亲威逼下,我极不情愿地取回了中考成绩单。在路上,我瞧着并不理想的成绩,想跟父亲摊牌:休学。我执拗地认为,自己并不是读书那块料。我也深知,父亲对我一直没有

慈爱的“小老头”

□刘峰

默默转过身走了,那样子,仿佛踩在云端。

那一年秋,我决定重拾书本,开始复读,因为父亲那天的转身一直触动着我。也许是“开了窍”,我对读书忽然产生了兴趣,并越来越浓。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只是彼此的话越来越少。

终于,在多年后的一日傍晚,我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摆在了堂屋案头。父亲见后忽然落泪了,像个孩子。他邀来亲朋好友,喝得微醺,望着满头霜发的父亲,我才懂得他的用心良苦,轻轻地喊了一声“爸”。

如今初为人父,我却发现父亲变了,不再威严,不再高大,变得慈爱起来,真的变成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了。

父亲和秦腔

□文雪梅

边听秦腔,秦腔声传遍了半个村子。

母亲害怕影响隔壁邻居,趁父亲不注意时,悄悄将收录机的音量放小一些。父亲知道后,总会笑着说:“女人啊,就是小肚鸡肠,我故意将声音放大,是让其他人也听听,好的东西可要分享啊!”望着乐呵呵的父亲,母亲哭笑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说得一点也没错,记得夏收期间因为地里的活儿太忙,父亲竟然整整两天都没有开收录机。那天吃饭时,隔壁的李伯端着一碗臊子干面到家里,一进门就笑着喊:“往常都是听着秦腔吃饭,越吃越香,这几天听不见唱戏的声音了,这饭好像也少了味道一样啊!”父亲听后,笑着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说着,他忙不迭地进屋打开收录机。

如果说,听秦腔是带给父亲强烈震撼的听觉盛宴,那么,看秦腔就是视觉上的完美享受。

每年夏收、秋忙完毕,很多村子

里都会搭台唱戏。戏台上的演员穿着五彩的绸缎戏服,涂脂抹粉,伴随着悦耳动听的乐音,声情并茂地唱着。父亲坐在戏场中间,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台,生怕一眨眼就会错过精彩片段。

也许受父亲的影响,《三滴血》《华亭相会》这些脍炙人口的戏看了一场又一场,仍然百看不厌。我挤在离戏台最近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表演的戏子。“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虎豹豺狼常出没,除过你谁是我……”演员抑扬顿挫的唱词和一颦一笑的神态,都让我难以忘怀。

父亲曾告诉我,看戏理,比事理,如一理,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戏如人生,人生似戏。

年少时,简单地认为父亲对于秦腔的痴迷只为图个热闹。人渐长,才真正读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总是心怀一颗知足、快乐的心,将清苦的日子过得如花般绽放,潇洒地活出人生另一种境界。



树之光 雨薇摄

葛条

□月亮红

这是老家半阴半阳的山坡上
长着一一种藤类植物
再生与扩张的能力,恐怕
只有霸道一词才可形容

它近乎圆形的绿手掌,在风里
不经意间轻轻一摇,饥饿的牛羊
就撒着欢儿往山上跑
小时候,我和村里人还时常
一背篓一背篓把它弄回家
作为喂猪的饲料

它柔韧细长,动辄数丈的藤蔓
又总被父亲用磨亮的镰刀
割断,绕成卷儿
早晚抽出几根,捆绑麦子和
农家散乱的生活

知道它的根能作茶、入药时
我已住进城里多年。它的藤蔓
却紧紧缠绕在我的梦里
像是故乡拉出的网线,愈来愈长

长久以来,一直都想写一篇关于故乡的文章,可每次坐在电脑前,思绪万千,竟不知从何说起。在一个暮秋的季节里,我再次回到了故乡。

算起来,离开故乡已经有三十二年了。当年我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背上行囊,沿着西兰公路走出了故乡的小城,来到省城求学。第二年冬天,全家搬到省城后,回故乡的机会就变少了,从此,故乡就变成了记忆。然而,在外面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磨练之后,才发现,故乡依然在心间。每次回去吃到地道的家乡饭,见到熟悉亲切的故乡人,心情还是那么激动,往昔生活的一幕幕总会浮现在脑海里,久久回荡,难以忘怀。我终于明白,故乡是生命的起点,那里永远承载着生命个体的永恒记忆。

走在小城的街头,每次总有一种熟悉且陌生的感觉。小时候看小人书的新华书店门口,已经装修一新,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当年矮小破旧的收购站,是我们卖废铜烂铁换零钱的地方,现在早已拆除,变成了商场。小城中心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涝池,现在已经填平改造,变成了中心广场,有健身器材和各种灯光,周围布满了商铺。站在这充满现代气息的广场上,我心里充满了无限陌生感,莫名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小城的样子来,难道是我老了,爱回忆了吗?小城当年的第一学府是我们一家生活的地方,可我怎么摸半天,竟找不到学校大门。原来学校已经改造成了一家培训中心,另外开了新门,走进去,里面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新楼,记忆中的学校荡然无存!所幸还有几个老建筑,当年四层教学楼也还在,当时那么高大雄伟,大楼落成时,我们一群孩子还在楼顶玩耍嬉闹。后来上中学后,我们就在里面上课。而现在这座四层楼却低矮破旧,萎缩于一隅,周围长满了杂草。我家当时居住的平房还在,我拐弯抹角找

到,站在门口出神。那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我恍然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父亲在书桌前备课,我们兄妹几个的做作业,有的帮母亲打下手,一家人幸福生活在一起。三十年前的记忆闸门瞬间打开,我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在故乡的十八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所学校里度过的。父亲在这里教书,我们一家就在这里生活,到我上中学又在这里上学。校园里的一草一木、角角落落都是满满的回忆。我们在这里玩耍、上课、打球,夏天坐在核桃树下吃核桃,打乒乓球不到天黑不回家,小树林里我们一群孩子追逐打闹,长大后在小树林里看书温课,在锅炉房排队打开水,在校电镀厂我们一群孩子捡废铜丝,操场上我和同学打篮球飞奔,这忘不掉的一幕幕场景、时间把我们甩在身后,但是,时间却永远磨灭不了早年的记忆。

从学校出来,我们几个同学相约。我的车还没停稳,高君就迎了过来,他黑脸大个,是我的发小,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后来上学又在一起,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几个同学坐定,发现人到中年的大家都发福了,一个个脸宽腰圆。李君这几十年来生活艰辛,满脸都是皱纹,尽管在政府部门任职,但从面容上看,好像快六十岁的老人。周君师范毕业后就在小城中学教书,依然心宽体胖,满脸堆笑。我当时的女同学葛君性格还是那么爽朗,哈哈大笑的声音一如当年响亮。另一个女生唐君一副眯眯眼的样子,几乎不说话,和当年一样文静,只是静静听大家说。我发现,同学们说起当年的老师、同学或者某个场景,记忆惊人的准确,大家叙旧言欢气氛融融,仿佛回到了单纯明净的学生时代。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离开了故乡。走在高速路上,看着车窗外故乡的风物逐渐远去,我心头涌现出无尽惆怅。

故乡行

□朱碧波

汉江边的蜀河镇

□郭华丽

迟子建说,一座城市有一条江,等于拥有了一册大自然馈赠的日历,这日历就是一部四季宝典。汉江、蜀河环绕的蜀河古镇不仅是一部四季宝典,更是汤汤汉水、千年岁月孕育的一块古玉。翻动这部宝典和涵养这块古玉的是小镇的人;是起锚的货船那一声响彻天际的“起锚抽条噢”;是跑滩的纤夫嘶吼的汉江号子;是西门骡马古道上骡马的蹄声;是日日守在杨泗庙前眼瞅着进出码头货船的女人;一定还有那些来了去了来的他乡人……

站在杨泗庙里,恍惚在我转身、回头的瞬间便会有一个身高八尺、膀大腰圆、脚如蒲扇的男人金刚柱般杵在我的眼前。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子?清万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把整个蜀河镇浸泡在滔滔大水里,平日温婉可人的蜀河、静水流深的汉江,如上了岸的猛

兽,把一个镇子裹挟在自己脚下,但无论这两个猛兽如何凶狂,一波一波咆哮着,却怎么也冲不上杨泗庙的台阶。民间传说,汉江的洪水再大,杨泗爷永远也不会洗脚。说明再大的洪水也涨不到杨泗庙大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传说杨泗爷是佑护船工的水神,是民船的祖师。星月轮转,在人们的心目中杨泗是一个将军,身着金盔铠甲,手持神器利刃。民间传说风云莫测,我眼前的男子就是传说中降龙伏虎的杨泗将军?我不知道喜欢蜀河什么,可能喜欢的就是这家常生活的琐碎之美,是透着岁月陈腐的苍凉之美,是合适时间做合适事情的安然之美,是雍容华贵却又朴实无华的相生之美……

黄州馆雕花的穹顶下还有汉调二黄隐隐的回声。后楼青石台阶两侧形态各异的石狮子见证了舞台上下一幕

幕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站在黄州馆里我总会生出绮丽想象,出入这里的商贾、艺人、平民眼瞅着,嘴里哼着戏曲,自己在他人眼里又上演了怎样生离死别、物我两忘的戏?

“听婆说,那个不成器的舅爷在黄州馆里连看几场《白蛇传》就魔怔了,说演戏的那女子就是唱给他的,眼角眉梢都是瞟着他的。戏班子走了,他整天就哼着这几句唱词,手是莲花指,脚下是细碎步,魔怔了。”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我的引导询问下告诉我的一个残缺的故事。黄州馆里的一砖一瓦、雕梁画栋,又见证了多么这样那样的故事或是事故?

顺着黄州馆逼仄的青石板、木纹石台阶逆着河水走,会有福音堂、电报馆、清真寺。跨过蜀河,在蜀河和汉江的交汇口处有伴着三义庙一千多年的五指

柏……若是对的时间,会听见福音堂、清真寺的诵经声,会听到三义庙的上课铃声和学子清朗的读书声……

我说不上来我喜欢蜀河什么,原来这个汉江边的古镇,让你心动、感念的不仅是世俗的烟火、人性的淡然和岁月的幽微。在蜀河,无论你待在哪儿,哪怕是逼仄的巷道、转角的石砌、挤挨的商铺,你都会看到“宽阔”两个字,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宽阔,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宽阔,也不是无限复杂的宽阔。百年一日,一日百年,悠悠蜀河绕着它,汤汤汉水伴着它,在它的怀抱里既有杨泗庙、黄州馆、清真寺,又有福音堂、三义庙等,它的宽阔是有容乃大的宽阔,是上善若水的宽阔,是包容、和解、共生,又是独自。

履痕处处



黄河落日圆

玉军 摄